

傷寒論註卷之三

南陽 張機 仲景原文

慈谿 柯琴 韻伯編註

慈谿後學邵鏗彭壽重校

陽明脈證上

陽明之為病胃家實也

陽明為傳化之府當更實更虛食入胃實而腸虛食下腸實而胃虛若但實不虛斯為陽明之病根矣胃實不是陽明病而陽明之為病悉從胃實上得來故以胃家實為陽明一經之總綱也然致實之由最宜詳審有實於未病之先者有實於得病之後者有風寒外束熱不得越而實者有妄汗吐下重亡津液而實者有從本經熱盛而實者有從他經轉屬而實者此只舉其病根在實而勿得以胃實即為可下之證按陽明提綱與內經熱論不同熱論重在經絡病為在表此以裏證為主裏不和即是陽明病他條或有表證仲景意不在表或兼經病仲景意不在經陽明為閨凡裏經不和者又以閨病為主不大便固閨也不小便亦閨也不能食食難用飽初欲食反不能食皆閨也自汗出盜汗出表開而裏閨也反無汗內外皆閨也種種閨病或然或否故提綱獨以胃實為正胃實不是竟指燥屎堅硬只

對下利言下利是胃家不實矣故汗出解後胃中不和而下利者便不稱陽明病如胃中虛而不下利者便屬陽明即初硬後溏者總不失為胃家實也所以然者陽明太陰同處中州而所司各別胃司納故以陽明主實脾司輸故以太陰主利同一胃府而分治如此是二經所由分也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陽明主裏而亦有外証者有諸中而形諸外非另有外証也胃實之外見者其身則蒸蒸然裏熱熾而達於外與太陽表邪發熱者不同其汗則漑漑然從內溢而無止息與太陽風邪為汗者不同表寒已散故不惡寒裏熱閉結故反惡熱只因有胃家實之病根即見身熱自汗之外証不惡寒反惡熱之病情然此但言病機發現非即可下之証也宜輕劑以和之必讖語潮熱煩燥脈滿諸証兼見纔為可下

四証是陽明外証之提綱故胃中虛冷亦得稱陽明病者因其外証如此也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

陽明脈証與太陽脈証不同太陽脈浮緊者必身疼痛無汗惡寒發熱不休此則潮熱有時是惡寒將自罷將發潮熱時之脈也此緊反入裏之謂不可拘緊則謂寒之說矣太陽脈但浮者必無汗今盜汗出是因於內熱且與本經初病但浮無

汗而喘者不同。又不可拘浮為在表之法矣。脈浮緊但浮而不合麻黃症身熱汗出而不是桂枝証。麻桂下咽陽盛則斃耳。此脈從經異。非脈從病反。要知仲景分經辨脈。勿專據脈証。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脈大者。兩陽合明。內外皆陽之象也。陽明受病之初。病為在表。脈但浮而未大。與太陽同。故亦有麻黃桂枝証。至二日惡寒自止而反惡熱。三日來熱勢太盛。故脈亦應其象而洪大也。此為胃家實之正脈。若小而不大便。屬少陽矣。

內經云。陽明之至短而濇。此指秋金司令之時脈。又曰。陽明脈象大浮也。此指兩陽合明之病脈。脈浮而大。心下反鞕。有熱屬藏者。攻之不令發汗。屬府者。不令溲數。溲數則大便硬。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脈遲尚未可攻。

此治陽明之大法也。陽明主津液所生病。津液乾則胃家實矣。津液致乾之道有

二。汗多則傷上焦之液。溺多則傷下焦之液。一有所傷。則大便硬而難出。故禁汗

與溲。夫脈之浮而緊。浮而緩。浮而遲者。皆不可攻而可汗。此浮而大。反不

可汗而可攻者。以為此陽明三日之脈。當知大為病進。不可拘浮為在表也。心下

者胃口也。心下硬。已見胃實之一班。以表脈不當見裏証。故曰反硬耳。有熱屬藏

是指心肺有熱。不是竟指胃實。攻之是攻其熱。非攻其實。即與黃芩湯徹其熱之

是。指心肺有熱。不是竟指胃實。攻之是攻其熱。非攻其實。即與黃芩湯徹其熱之

義也不令者禁止之辭。便見瀉心之意。上焦得通。津液自下。胃氣因和耳。屬府指膀胱。亦不指胃。膀胱熱故洩數。不令處亦見當滋陰之義矣。屬府是陪說。本條重在藏熱。汗多句。直接發汗句來。蓋汗為心液。汗出是有熱。屬藏之徵也。所以不令發汗者何。蓋汗出多。津液亡。而火就燥。則愈熱。而大便難。即汗出少。亦未免便硬而難出。故利於急攻耳。仲景治陽明。不患在胃家實。而患在藏有熱。故急於攻熱。而緩以下其實。禁汗與洩。所以存其津。正以和其實耳。然証有虛實。脈有真假。假令脈遲。便非藏實。是浮大皆為虛脈矣。仲景特出此句。正發明心下硬一証。有無熱屬藏者。為妄攻其熱者禁也。其慎密如此。

陽明病。心下硬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陽明証具。而心下硬。有可攻之理矣。然硬而尚未滿。是熱邪散漫。胃中尚未乾也。妄攻其熱。熱去寒起。移寒於脾。實反或虛。故利遂不止也。若利能自止。是其人之胃不虛。而脾家實腐穢去盡。而邪不留。故愈。○上條熱既屬藏。利於急攻。所以存津液也。此條熱邪初熾。禁其妄攻。所以保中氣也。要知腹滿已是太陰。一班陽明太陰相配偶。胃實則太陰轉屬於陽明。胃虛則陽明轉屬於太陰矣。此仲景大有一分寸處。診者大宜着眼。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証。不可攻之。

嘔多是水氣在上焦。雖有胃實証。只宜小柴胡以通液。攻之恐有利遂不止之禍。要知陽明病。津液未亡者。慎不可攻。蓋腹滿嘔吐。是太陰陽明相關証。胃實胃虛。是陽明太陰分別處。胃家實。雖變症百出。不失為生陽。下利不止。參附不能挽回。便是死陰矣。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此為津液內竭。大便雖硬。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密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與大猪膽汁。皆可為導。

本自汗。更發汗。則上焦之液已外竭。小便自利。則下焦之液又內竭。胃中津液兩竭。大便之硬可知。雖硬而小便自利。是內實而非內熱矣。蓋陽明之實。不患在燥。而患在熱。此內既無熱。只須外潤其燥耳。連用三自字。見胃實而無變証者。當任其自然。而不可妄治。更當探苦欲之病情。於欲大便時。因其勢而利導之。不欲便者。宜靜以俟之矣。此何以故。蓋胃家實。固是病根。亦是其人命根。禁攻其實者。先慮其虛耳。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必大便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硬。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為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治病必求其本。胃者。津液之本也。汗與溲皆本於津液。本自汗出。本小便利。其人

胃家之津液本多。仲景提出亡津液句。為世之不惜津液告者也。病差指身熱汗出言。煩即惡熱之謂。煩而微。知惡熱將自罷。以尚不了。故大便硬耳。數少。即再行之謂。大便硬。小便少。皆因胃亡津液所致。不是陽盛於裏也。因胃中乾燥。則飲入於胃。不能上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故小便反少。而游溢之氣。尚能輸精於脾。津液相成。還歸於胃。胃氣因和。則大便自出。更無用導法矣。以此見津液素盛者。雖亡津液。而津液終自還。正以見胃家實者。每躊躇顧慮。示人以勿妄下與勿妄汗也。歷舉治法。脉遲不可攻。心下滿不可攻。嘔多不可攻。小便自利與小便數少不可攻。總見胃家實不是可攻証。

蜜煎方 蜜七合

右一味。於銅器內煎。凝如飴狀。攪之勿令焦著。欲可丸。併手捻作挺。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當熱時急作。冷則硬。以內穀道中。欲大便時。乃去之。

猪膽汁方 大猪膽一枚。瀉汁加醋少許。以灌穀道中。如一食頃。當大便出。宿食惡物甚效。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

陽明受病。當二三日發。上條是指其已發熱言。此追究一日前未發熱時也。初受

風寒之日尚在陽明之表與太陽初受時同故陽明亦有麻黃桂枝証二日來表邪自罷故不惡寒寒止熱熾故汗自出而反惡熱兩陽合明之象見矣陽明病多從他經轉屬此因本經自受寒邪胃陽中發寒邪即退反從熱化故耳若因亡津液而轉屬必在六七日來不在一二日間本經受病之初其患寒雖與太陽同而無頭項強痛為可辨即發熱汗出亦同太陽桂枝証但不惡寒反惡熱之病情是陽明一經之樞紐○本經受邪有中面中膺之別中面則有目疼鼻乾邪氣居高即熱反勝寒寒邪未能一日遽止此中於膺部位近於胃故退寒最捷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為陽明病也○太陽病八九日尚有惡寒証若少陽寒熱往來三陰惡寒轉甚非發汗溫中何能自罷惟陽明惡寒未經表散即能自止與他經不同始雖惡寒二句語意在陽明居中土上夫知陽明之惡寒易止便知陽明為病之本矣胃為戊土位處中州表裏寒熱之邪無所不歸無所不化皆從燥化而為實實則無所復傳此胃家實所以為陽明之病根也

右論胃實証

問曰太陽緣何而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胃實大便難此名陽明也

此明太陽轉屬陽明之病因有此亡津液之病機成此胃家實之病根也○按仲景陽明病機其原本經脉篇主津液所生病句來故雖有熱論中身熱鼻乾等證總歸重在津液上如中風之口苦咽乾鼻乾不得汗身目黃小便難皆津液不足所致如腹滿小便不利水穀不別等症亦津液不化使然故仲景諄諄以亡津液為治陽明者告也

陽脉微而汗出少者為自和也汗出多者為太過陽脉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實於裏亡津液大便因硬也

陽明主津液所生病者也因妄汗而傷津液致胃家實耳桂枝症本自汗自汗多則亡津麻黃症本無汗發汗多亦津此雖指太陽轉屬然陽明表症亦亡有之本太陽病初得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徹止也即汗出多之互辭傷寒轉屬陽明者其人澀然微汗出也

此亦汗出不止之互辭概言傷寒不是專指太陽矣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澀澀然者是轉屬陽明也

胃實之病機在汗出多病情在不能食初因寒邪外束故無汗繼而胃陽遽發故反汗多即嘔不能食時可知其人胃家素實與嘔乾不同而反汗出則非太陽之中風是陽明之病實矣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硬不大便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者少與之但以法救之宜五苓散

此病機在渴以桂枝脉症而兼渴其人津液素虧可知小便數則非消渴矣以此知大便雖硬是津液不足不是胃家有餘即十日不便而無痞滿硬痛之苦不得為承氣証飲水利水是胃家實而脉弱之正治也不用猪苓湯用五苓散者以表熱未除故耳此為太陽陽明之併病餘義見五苓証中

傷寒脉浮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硬者為陽明病也

太陰受病轉屬陽明者以陽明為燥土故非經絡表裏相關所致總因亡津液而致也此病機在小便小便不利是津液不行故濕土自病病在肌肉小便自利是津液越出故燥土受病病在胃也

客曰病在太陰同是小便自利至七八日暴煩下利者仍為太陰病大便硬者轉為陽明病其始則同其終則異何也曰陰陽異位陽道實陰道虛故脾家實則腐穢自去而從太陰之開胃家實則地道不通而成陽明之闔此其別也

右論他經轉屬証

問曰。脉有陽結陰結。何以別之。答曰。其脉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此為實。名曰陽結也。期十七日當劇。其脉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硬。名曰陰結也。期十四日當劇。脉以浮為陽。為在表。數為熱。為在府。沉為陰。為在裏。遲為寒。為在藏。証以能食者。為陽。為內熱。不能食者。為陰。為中寒。身輕者。為陽。重者。為陰。不大便者。為陽。自下利者。為陰。此陽道實。陰道虛之定局也。然陽証亦有自下利者。故陰証亦有大便硬者。實中有虛。虛中有實。又陰陽更盛更虛之義。故胃實因於陽邪者。為陽結。有因於陰邪者。名陰結耳。然陽結能食而不大便。陰結不能食而能大便。何以故。人身腰以上為陽。腰以下為陰。陽結則陰病。故不大便。陰結則陽病。故不能食。此陽勝陰病。陰勝陽病之義也。凡三候為半月。半月為一節。凡病之不及太過。斯皆見矣。能食不大便者。是但納不輸為太過。十七日劇者。陽主進。又合乎陽數之奇也。不能食而硬。便仍去者。是但輸不納為不足。十四日劇者。陰主退。亦合乎陰數之偶也。脉法曰。計其餘命生死之期。期以月節。剋之內經曰。能食者過期。不能食者不及期。此之謂也。

此條本為陰結發論。陽結即是胃實。為陰結作伴耳。陰結無表証。當屬之少陰。不可以身重。不能食。為陽明應有之証。沈遲為陽明當見之脉。大便硬。為胃家實。而不敢用溫補之劑也。且陰結與固瘕。澁疸有別。彼澁而不便是虛。中有實此硬而

有便是實中有虛急須用參附以回陽勿淹留期至而不救○右論陰陽結証

陽明病脉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陽明病脉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此陽明之表証表脈也二証全同太陽而屬之陽明者不頭項強痛故也要知二方專為表邪而設不為太陽而設見麻黃証即用麻黃湯見桂枝証即用桂枝湯不必問其為太陽陽明也若惡寒一罷則二方所必禁矣

陽明病脉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

上條脉証與太陽相同此條脉証與太陽相殊此陽明半表半裏之脉証麻桂下咽陽盛則斃耳故善診者必據証辨脉勿據脈談證○全註解見本篇之前

脉浮而遲面熱赤而戰惕者六七日當汗出而解遲為無陽不能作汗其身必痒也此陽明之虛証虛脉也邪中於面而陽明之陽上奉之故面熱而色赤陽併於上而不足於外衛寒邪切膚故戰惕耳此脉此症欲其惡寒自止於二日間不可得矣必六七日胃陽來復始得汗出溱溱而解所以然者汗為陽氣遲為陰脉無陽不能作汗更可以身痒驗之此又當助陽發汗者也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虫行皮膚中此久虛故也

陽明氣血俱多故多汗其人久虛故反無汗此又當益津液和營衛使陰陽自和

而汗出也。

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欬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小便利則裏無瘀熱可知。二三日無身熱。汗出惡熱之表。而即見嘔欬之裏。似乎熱發乎陰。更手足厥冷。又似病在三陰矣。若頭痛。又似太陽之陰証矣。然頭痛必因欬嘔厥逆。則頭痛不屬太陽欬嘔厥逆。則必苦頭痛。是厥逆不屬三陰。斷乎為陽明半表半裏之虛証也。此胃陽不敷。布於四肢。故厥。不上升於額顱。故痛。緣邪中於膺。結在胸中。致嘔欬而傷陽也。當用灰蒂散吐之。嘔欬止。厥痛自除矣。○兩者字。作時字看更醒。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若不欬者。咽不痛。

不惡寒。頭不痛。但眩。是陽明之表已罷。能食而不嘔不厥。但欬。乃是欬為病本也。咽痛因於欬。頭眩亦因於欬。此邪結胸中。而胃家未實也。當從小柴胡加減法。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此必衄。

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

此邪中於面。而病在經絡矣。液之與血。異名而同類。津液竭。血脉因之而亦傷。故陽明主津液所生病。亦主血所生病。陽明經起於鼻。繫於口齒。陽明病則津液不

足故口鼻乾燥。陽盛則陽絡傷。故血上溢而為衄也。口鼻之津液枯涸。故欲漱水不欲嚥者。熱在口鼻。未入乎內也。能食者胃氣強也。以脈浮發熱之証而見口乾鼻燥之病機。如病在陽明。更審其能食不欲嚥水之病情。知熱不在氣分而在血分矣。此問而知之也。

按太陽陽明皆多血之經。故皆有血証。太陽脈當上行。營氣逆不循其道。反循巔而下。至目內眥。假道於陽明。自鼻額而出鼻孔。故先目瞑頭痛。陽明脈當下行。營氣逆而不下。反循齒環唇而上循鼻外至鼻額而入鼻。故先口燥鼻乾。異源而同流者。以陽明經脈起於鼻之交額中。旁納太陽之脈故也。

二條但言病機不及脈法。主治宜桃仁承氣犀角地黄輩。

○右論陽明在表脈証

傷寒四五日。脈沈而喘滿。沉為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為難。表虛裏實。久則譫語。

喘而胸滿者為麻黃証。然必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今脈沉為在裏。則喘滿屬於裏矣。反攻其表。則表虛。故津液大泄。喘而滿者。滿而實矣。因轉屬陽明。此譫語所由來也。宜少與調胃。汗出為表虛。然是陪詰歸重只在裏實。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上條論譫語之由。此條論譫語之脉。亡陽即津液越出之互辭。心之液為陽之汗。脉者血之府也。心主血脉。汗多則津液脫。營血虛。故脉短。是營衛不行。藏府不通。則死矣。此譫語而脉自和者。雖津液妄泄而不甚脫。一惟胃實而營衛通調。是脉有胃氣。故不死。此下厯言譫語不因於胃。

譫語直視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上條言死脉。此條言死証。蓋譫語本胃實而不是死証。若譫語而一見虛脉虛証。則是死証。而非胃家實矣。藏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目不轉睛。不識人。藏府之氣絕矣。喘滿見於未汗之前。為裏實。見於詁語之時。是肺氣已敗。呼吸不利。故喘而不休。脾家大虛。不能為胃行其津液。故滿而不運。若下利不止。是倉廩不藏。門戶不要也。與大便難而譫語者天淵矣。

夫實則譫語。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

同一譫語而有虛實之分。邪氣盛則實。言雖妄誕與發狂不同。有莊嚴狀。名曰譫語。正氣奪則虛。必目見鬼神。故鄭重其語。有求生救求之狀。名曰鄭聲。此即從譫語中分出。以明譫語有不因胃實而發者。更釋以重語二字。見鄭重之語而非鄭重之音也。若造字出於喉中。與語多重覆叮嚀者不休等義。誰不知其虛。仲景烏

庸辨。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澹然汗出則愈。○血室者肝也。肝為藏血之臟。故稱血室。女以血用事。故下血之病最多。若男子非損傷。則無下血之病。惟陽明主血所生病。其經多血多氣。行身之前。隣於衝任。陽明熱盛。侵及血室。血室不藏。溢出前陰。故男女俱有是証。血病則魂無所歸。心神無主。詁語必發。要知此非胃實。因熱入血室而肝實也。肝熱心亦熱。熱傷心氣。既不能主血。亦不能作汗。但頭有汗而不能遍身。此非汗吐下法可愈矣。必刺肝之募。引血上歸經絡。推陳致新。使熱有所洩。則肝得所藏。心得所主。魂有所歸。神有所依。自然汗出週身。血不妄行。詁語自止矣。按蓄血便膿血。總是熱入血室。入於腸胃。從肚門而下者。謂之便血膿血。蓋女子經血出自子戶。與溺道不同門。男子精血溺三物。內異道而外同門。精道由腎。血道由肝。水道由膀胱。其源各別。而皆出自前陰。

期門。肝之募也。又足太陰厥陰陰維之會。太陰陽明為表裏。厥陰少陽為表裏。陽病治陰。故陽明少陽血病皆得刺之。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脉遲。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人之十二經脉。應地之十二水。故稱血為經水。女子屬陰而多血脉者。血之府也。

脉以應月。故女子一月經水溢。出應時而下。故人稱之為月事也。此言婦人適於經水來時。中於風邪。發熱惡寒。此時未慮及月事矣。病從外來。先解其外。可知至七八日。熱除身涼。脉遲為愈。乃反見胸脇苦滿。而非結胸。反發詁語。而非胃實。何也。脉遲故也。遲為在藏。必其經水適來時。風寒外來。內熱乘肝。月事未盡之餘。其血必結。當刺其募。以瀉其結。熱滿自消。而詁語自止。此通因塞用法也。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則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下焦。必自愈。

前言中風。此言傷寒者。見婦人傷寒中風。皆有熱入血室証也。然此三條。皆因譫語而發。不重在熱入血室。再不重在傷寒中風。要知詁語多有不因于胃者。不可以詁語為胃實。而犯其胃氣也。發熱不惡寒。是陽明病。申酉詁語。疑為胃實。若是經水適來。固知熱入血室矣。此經水未斷。與上條血結不同。是肝虛魂不安而妄見。本無實可瀉。固不得妄下。以傷胃氣。亦不得刺之令汗。以傷上焦之陽。刺之出血。以傷下焦之陰也。俟其經盡。則詁語自除。而身熱自退矣。當以不治治之。○熱入血室。寒熱如瘧。而不詁語者。入柴胡証。

○右論陽明詁語脉証

陽明脉証下